

DOI:10.13288/j.11-2166/r.2025.21.003

李元文运用酸味药治疗湿疹的经验

滕政闻¹, 李楠¹✉, 杭小涵² 指导: 李元文¹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一区 6 号, 100078; 2.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摘要] 总结李元文教授运用酸味药治疗湿疹的经验。认为湿疹选方用药多为温燥、苦寒之品, 而酸味药养阴生津、收散兼备, 可以调和、制约温燥苦寒之品的弊端。临证内服方药常配合使用对药乌梅-醋柴胡柔肝熄风、固表止痒, 白芍-金银花调气生津、清热解毒, 山楂-黄连行气散滞、消积解毒, 五味子-黄芪益气生津、行气通络, 凌霄花-红花清热凉血、活血通络。同时重视酸味药在外治法中的作用, 常用马齿苋、地榆、乌梅、木瓜等酸味药配合清热、解毒、祛湿等品行中药溻渍、封包法治疗湿疹。

[关键词] 湿疹; 酸味药; 对药; 内外合治; 名医经验; 李元文

李元文 (1962—), 男,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首都名中医, 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从事中医皮肤科临床工作 40 余载, 作为“燕京金氏皮科流派”第二代传承人, 擅长治疗慢性、顽固性皮肤病及性病, 提倡从风、毒、络辨证治疗各类皮肤顽疾。

湿疹是一种由内外因素引起的真皮浅层及表皮炎症, 临床主要表现为剧烈瘙痒, 急性期皮损为丘疱疹伴有渗出倾向, 慢性期为苔藓样变, 易缠绵反复^[1]。现代医学治疗该病强调皮肤屏障保护, 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钙调磷酸酶抑制剂及炉甘石洗剂、角质松解剂等, 系统口服或注射抗组胺药、抗生素、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以及生物制剂等, 但存在部分患者疗效欠佳、长期使用引发副作用、停药后易复发等问题^[2]。湿疹属于中医学“浸淫疮”“湿疮”范畴, 常用祛风除湿、清热解毒、解肌止痒等法治疗, 选方用药多为温燥、苦寒之品, 虽能有效治疗, 但有伤阴或伤阳之弊^[3]。李元文教授认为, 湿疹多因风、湿、热毒等阻于肌肤皮络所致, 与气虚、血虚、血瘀亦相关。受《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中“湿淫于内, 治以苦热, 佐以酸淡”的用药思路启发, 李老师临床常用酸味药调和、制约温燥苦寒之品的弊端, 现将其运用酸味药治疗湿疹的经验总结如下。

1 湿疹内服处方配合运用酸味药

《汤液本草》曰:“酸, 能收能散也。”《本草发明》言:“酸能收缓, 能收散, 能束之, 以能收也。”酸味可入五脏, 收散兼备, 随脏气喜恶、标本虚实而各有补泻, 既可补阴阳之不足, 又可散阴阳之充胜^[4]。酸味秉厥阴之气, 可收敛耗散于表的阳气, 亦能滋补不足之阴津, 与他味并用可起到增效、佐制的作用。《本草纲目·谷部》称醋为苦酒, 其味酸性温, 入肝、胃经, 内服散瘀解毒、行气活血、开胃养肝, 外用则有治痈疽疮肿、杀虫之效。中药饮片醋制后也具有“酸”的特性, 正如《本草蒙筌》言“用醋注肝经”, 中药醋制后可起到引药归经、缓和或提高药效、去除原有药物异味等作用^[5]。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酸味药多含大量鞣质、槲皮素和山柰酚等物质, 可收敛黏膜、创面、溃疡, 抑制组胺释放, 具有抑菌、消炎、抗过敏、止痒等作用^[6-7]。《本草纲目》曰:“脱则散而不收, 故用酸涩之药, 以敛其耗散。”李老师强调湿疹治疗离不开温燥、苦寒之品, 在此基础上施以酸味药, 以发挥熄风止痒、清热解毒、通调皮络等功效。临证常用酸味药如乌梅、白芍、山楂、五味子、凌霄花等, 与辛散、苦寒、甘温等不同性味的药物配伍组成对药用于湿疹治疗中, 旨在利用酸味药特性与他药之散、清、补、通等特性相辅相成, 从而达到调和药性、增效减毒的治疗目的。

基金项目: 北京“十四五”中医药重点专科(BJZKBC0015)

✉ 通讯作者: imaginelinan@126.com

1.1 乌梅-醋柴胡：柔肝熄风、固表止痒

瘙痒是湿疹的常见症状，“瘙痒-抓挠”循环导致病情反复难愈^[8]。瘙痒与风邪关系密切，风胜则痒，外感风邪多因体虚卫外不固而患，内风多因肝阳上亢、气血亏虚、阴虚不足而生，内外风相合，瘙痒更甚。李老师认为针对皮疹瘙痒，应重视熄风和固表，常以乌梅-醋柴胡对药柔肝熄风、固表止痒。二药均味酸入肝经，肝为将军之官，主疏泄、藏血，体阴而用阳，肝阳亢逆或肝阴不足均可内生风邪，酸味药可缓解肝之刚燥，平和肝阳的同时又能滋养肝血、生津润燥，从而达到熄风之目的。二药还入肺经，肺主皮毛，若肺气虚失于收敛，肌表卫外不固，则外风易侵袭肌表引发瘙痒，味酸收敛之性可敛肺气以固卫肌表，防外风侵袭，亦可滋养肺阴，避免津随气脱，正如《素问·脏气法时论篇》所言：“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乌梅酸敛生津止渴，柴胡辛散可使肝气条达，气血宣畅，醋制后其疏肝效力增强，同时缓和升散之性，二者相须为用，一敛一散互为平衡，疏肝而不伤阴液，敛津而不易留邪，可护肝体阴而用阳之性，又能敛肺气而固表补虚，使表卫得固、营卫得和，则风邪可熄、瘙痒得解。临床常用乌梅 10~20 g、醋柴胡 5~20 g，尤适用于营卫不和、阴血亏虚、风邪外袭所致皮疹瘙痒者。

若皮疹瘙痒剧烈、痒无定处、遇风加重，可加入防风与乌梅、醋柴胡组成角药，加强祛风止痒之效，如《本草正义》言：“通治一切风邪，外感风邪之盛，风邪之深且重者，防风皆治之”。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乌梅、防风及其组合均可下调肥大细胞蛋白酶激活受体-2 表达，均有抗过敏机制，防风还具有抗 I 型变态反应作用，从而缓解皮疹瘙痒^[9]。风邪常与湿邪相兼为患，若皮疹瘙痒兼有渗出，可加苦参燥湿止痒，乌梅敛阴生津不致苦参过于苦燥而伤及阴津，柴胡与苦参又可清热而防湿郁化热。风邪郁热入营，症见皮疹瘙痒灼热、疹色红赤，可加紫草凉血消斑、解热止痒，而乌梅涩肠可防紫草性寒滑利导致的腹泻。血虚风燥而见皮疹肥厚、干燥瘙痒，可加当归组为角药，其与乌梅相伍增强敛阴养血、润燥止痒之功，养血柔肝之力又可防柴胡升散劫阴。

1.2 白芍-金银花：调气生津、清热解毒

李老师认为湿疹各阶段均存在本虚标实之证，以气郁津伤酿毒为要。气机不畅则水湿运化无力，湿邪蕴久化热生毒，阻于肌肤而生湿疹；湿、热、毒郁久加重气机阻滞，形成恶性循环，致皮疹反复

难愈；气滞血瘀，皮疹处瘀血不去、新血不生，加之诸邪耗伤阴津，阴血亏虚则化燥生风，表现为慢性苔藓样变。李老师认为毒邪致病是湿疹病情反复的主要原因，提出血为毒之载体，大凡致病邪气均有酿毒之性的观点^[10]，故湿疹治疗中重视解毒法的运用。临证常用白芍-金银花对药调气生津、清热解毒。白芍具有养血敛阴、柔肝抑阳之效，其味酸入肝经以滋养肝体，肝主调节全身气机，肝体得养则气机得疏、郁结得开，同时白芍味酸可生津润燥，使阴津得存，从而发挥调气生津的功效，使湿热得解，毒无由生，达解毒之目的。金银花性寒、味甘，清轻上浮，善清气络之热，解血络之毒，临证常用金银花引诸药外达肌表。二药相伍，正合“酸甘化阴”之法，能加强滋阴生津之效以充生化之源，于清热解毒的同时能调气生津，表里兼顾，散敛兼施，于腠理清气凉血，于脉络清热养阴，使热毒解而阴不伤，瘀血亦可散，常用量均为 10~30 g。脾气亏较重以致水湿内停、湿毒蕴结，症见疹色淡红或晦暗伴渗出，伴神疲乏力、气短懒言、纳呆便溏等，舌淡胖大、舌面水滑，苔厚腻，脉濡缓或滑，可加黄芪益气解毒，与白芍共调气机，《本草汇言》谓黄芪为“补肺健脾，实卫敛汗，驱风运毒之药也”。津损较重以致阴虚血热、热毒上泛，症见皮疹色红或深红，皮肤干燥脱屑，瘙痒灼热，入夜尤甚，伴口干咽燥、五心烦热，舌红、苔干，脉细数，可加生地，既可与白芍酸甘化阴，滋养阴血，又增金银花气血两清之功，增水行舟，以化热毒。

1.3 山楂-黄连：行气散滞、消积解毒

《脾胃论》曰：“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失健运，胃失和降常表现为大便溏稀或燥结，这与肠道菌群失调所表现的腹泻、便秘、消化不良等症状相似。现代研究证实，肠道菌群紊乱是诱发湿疹的致病因素之一^[11]。食积、湿邪、热邪均可聚于脾胃酿生毒邪，导致湿疹发生^[12]。针对脾胃气机失和、食积化毒导致的湿疹，表现为皮疹渗出、瘙痒，伴有脘腹胀满、大便不调、舌苔厚腻等积滞现象，李老师常用山楂-黄连对药行气散滞、消积解毒。山楂味酸甘，入脾、胃、肝经，可健脾消食、行气散瘀、化积解毒^[13]，《唐本草》载其“汁服主利，洗头及身上疮痒”。黄连性寒味苦，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力尤强，既可清中焦实火又可燥中焦湿邪。山楂酸甘之性，可佐制黄连苦寒伤胃之弊，使清热燥湿而无伤胃津之虑。二药合用，山楂消散积滞，黄连清解热毒，通泻中焦湿热积滞，又以山楂

之酸甘防黄连之苦寒伤胃，共同达到行气散滞、消积解毒之目的，正如《备急千金要方》所言：“凡除热解毒无过苦酸之物……夫热盛非苦酸之物不解也”。临证常用山楂 6~18 g、黄连 3~12 g，便秘者山楂与黄连用量比例多为 3:1，便溏者用量比例多为 1:2。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山楂可通过影响炎症因子水平、修复肠道黏膜以恢复肠道平滑肌功能，改善胃肠菌群、增加胃泌素，从而改善消化不良症状^[14]；黄连中所富含的黄连素具有抗菌、抗炎等作用，可通过抑制嗜酸性粒细胞水平改善皮肤瘙痒^[15]。若食积日久，大便燥结，可将山楂炒制，加等量焦麦芽、焦神曲、醋鸡内金以强化消化积之力；若脾虚湿热而致便溏日久，可加麸炒白术、芡实、炒薏苡仁健脾燥湿止泻。

1.4 五味子-黄芪：益气生津、行气通络

久病入络，湿疹日久，耗伤气血津液，加之诸邪损伤络脉，皮络失养受损，络损难复以致皮疹顽固难愈。李老师说指出，湿疹慢性期多见气虚津伤络损之象，症见皮疹反复发作，表现为渗出减少或无渗出，疹色淡暗，有增厚倾向或干燥、皲裂、脱屑，伴有阵发性瘙痒、神疲乏力、气少懒言等，舌淡且边有齿痕，苔白或白腻，脉细弱或濡涩。临证常用五味子-黄芪对药益气生津、行气通络。《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外科精义》曰：“盖湿疮者，由肾经虚弱。”五味子酸甘温润，入肺、心、肾经，上敛肺气，下滋肾阴，益气生津，宁心安神，配伍补气固表之黄芪可增强益气生津之力，使气机通畅，而达通络、养络之目的。同时五味子之酸敛收涩效能固护津液，制约黄芪温补升散之性，使气充而不过散，津生而有所藏，共成益气生津、通敛结合之妙。五味子常用剂量为 6~9 g、黄芪为 10~30 g，内有实火者五味子用量不宜超过 6 g、黄芪不宜超过 15 g。血络瘀滞较重而见皮疹肥厚、苔藓样变、色暗沉者，可加地龙与五味子、黄芪组成角药，黄芪补气以借地龙通络之力直达病所，地龙通络以得黄芪补气之助而力增效彰，五味子固护津液，使通络而不伤正。络虚失荣而见皮疹干燥瘙痒尤甚者，可加丝瓜络祛风活血通络、醒脾开胃生津，可携阴津与黄芪攻补兼施、通敛结合以起到养络之效。

1.5 凌霄花-红花：清热凉血、活血通络

李老师说指出，血热阻络是湿疹常见病机之一，凡皮疹红赤、舌红或暗紫、苔干、脉涩或数者，皆可用清热凉血、活血通络之法，常用凌霄花-红花对药。二药相伍源于赵炳南的经验方凉血五花汤，

该方由红花、鸡冠花、凌霄花、玫瑰花、野菊花组成，常用于治疗血热发斑、热毒阻络之证^[16]。凌霄花性寒，味甘酸，既能清热凉血又可祛风止痒，《本草求真》载其“一切由于血瘀血热而成者，所当用此调治”。红花性温、味辛，具有活血化瘀、通利血脉之功，《本草正》载其可“达痘疮血热难出，散斑疹血滞不消”。凌霄花寒可清热，酸能护阴，与红花相伍，既可增强活血之力，又能防红花辛温走散、耗血动血之偏，活血通络而无伤阴耗血之虞。二药皆质清上浮，擅走皮腠，又入血络，药性相反相制，寒热皆宜，共奏清热、活血、通络之功，同时凌霄花味酸又可护阴敛津以防络脉失养。凌霄花常用剂量为 5~15 g、红花为 5~10 g，孕产妇及有出血倾向者禁用。若血瘀、热毒蕴结，热毒壅盛灼伤络脉，皮疹以斑疹为主，疹色鲜红或深红，伴有灼热、疼痛，加赤芍与凌霄花、红花组成角药，其清热凉血之力能直清络中之热，散瘀之功又能助红花、凌霄花解络中之瘀。李老师说强调特殊部位的湿疹往往与经络循行相关，适当加入引经之品与酸味药合用可起到通络而不伤络的作用，如皮疹以四肢为著者加鸡血藤、大血藤补血活血、通经活络；湿疹发于阴囊兼有腰膝酸软、汗出不止者，可加山茱萸补益肝肾、收涩固脱，其味酸兼能通畅下焦络脉，正如《医学衷中参西录》所言：“盖萸肉之味至酸，原得木气最全，是以酸敛之中，大具条畅之性”，故与凌霄花、红花共用使补而不滞、敛而不瘀，共同恢复络脉通畅。

2 酸味药在湿疹外治法中的应用

湿疹中药外治常以塌渍、封包为法。临床上李老师说以马齿苋 60 g、地榆 30 g、乌梅 10 g、木瓜 10 g 组方，马齿苋、地榆性寒，乌梅性平，木瓜性温，四药皆味酸之品，地榆兼具苦味，各药相伍，寒凉佐以酸温，酸苦泻热，凉血燥湿，解毒敛疮，柔畅皮络。《神农本草经》曰：“酸，去死肌，除恶气”，提示酸味药能敛疮生肌、清除湿毒邪气。上述四药常配伍苦参、野菊花、蒲公英、车前草、金银花、白花蛇舌草、黄柏各 15 g 以增强清热解暑止痒之功。颜面部湿疹可加凌霄花、酢浆草质轻上浮之品，凉血解毒，收湿敛疮；湿邪浸淫致皮疹流脓者，可酌加赤石脂、五倍子、枯矾、五味子收湿生肌敛疮；因抓挠出血破溃、感染者，可改乌梅、地榆为乌梅炭、地榆炭，以加强收涩止血、敛疮生肌之效。若皮疹以渗出为主或伴有少量结痂、鳞屑，用药煎汤塌渍，药液温度应控制在 40℃ 左右，每

天 1 次, 每次 20 min, 2 周为 1 个疗程。若皮疹肥厚粗糙或苔藓样变, 可将药物打粉与温热米醋 (50 ℃ 左右) 调和糊化, 凉至 40 ℃ 左右局部封包, 每天 2 次, 根据皮损位置不同每次 15~60 min, 2 周为 1 个疗程, 以持续给药、持久作用, 达柔络散瘀之效。需注意皮肤渗液者及对药物成分过敏者禁用此法。

3 小结

酸味药的作用除了药物本身疗效外, 还有因疾病、组方需要所起到的佐制作用, 且酸味药与其他药物组成的对药或倍增药效或相反相制, 配伍得当则无留邪之弊, 于临证中均可起到治疗作用。李老师巧用酸味药, 内外合治湿疹, 值得临床借鉴。

参考文献

- [1] SOHN A, FRANKEL A, PATEL RV, et al. Eczema[J]. Mt Sinai J Med, 2011, 78(5): 730-739.
- [2]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环境与职业性皮肤病学组, 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皮肤科分会, 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 湿疹皮炎类皮肤病中西医结合药物治疗专家共识[J]. 中华皮肤科杂志, 2023, 56(4): 287-293.
- [3] 刁庆春, 刘毅. 湿疹(湿疮)中医诊疗专家共识[J].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 2021, 20(5): 517-521.
- [4] 孙海舒, 刘天怡, 姜楠, 等. 吴中朝教授临证诊疗模式总结: 酸味药应用举隅[J]. 世界中医药, 2020, 15(23): 3693-3697.
- [5] 李昱, 苏联麟, 季德, 等. 炮制辅料醋的历史沿革及现代研究进展[J]. 中国中药杂志, 2021, 46(16): 4083-4088.
- [6] 张杰, 魏颖, 苏丽娅, 等. 中药鞣质类成分治疗代谢性疾病研究进展[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24, 26(6): 1546-1552.
- [7] 任雪雯, 李元文, 胡博, 等. 基于网络药理学探讨加味过敏煎治疗荨麻疹的作用机制[J]. 世界中医药, 2020, 15(18): 2679-2685.
- [8] FRAZIER W, BHARDWAJ N, et al. Atopic dermatiti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J]. Am Fam Phy, 2020, 101(10): 590-598.
- [9] 吴贤波, 朱海燕, 李向, 等. 基于蛋白酶激活受体 2 表达研究药对防风-乌梅抗过敏的配伍机制[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38(10): 682-685.
- [10] 张丰川, 李楠. 当代中医皮肤科临床家丛书: 李元文[M]. 北京: 中国中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7: 13.
- [11] 王晓旭, 吴玲璐, 张广中. 从肠道菌群紊乱探讨炎症性皮肤病的发病机制[J].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 2021, 20(5): 522-525.
- [12] 梁芸嘉, 李忻红. 基于“内伤脾胃, 百病由生”理论认识小儿特应性皮炎发病机理及辨证规律[J]. 中医临床杂志, 2024, 36(12): 2254-2258.
- [13] 王文雅, 张迪, 潘菽澍, 等. 基于血分病探析酸味药功效特点[J]. 北京中医药, 2022, 41(8): 883-885.
- [14] 封若雨, 朱新宇, 张苗苗. 近五年山楂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9, 25(5): 715-718.
- [15] 秦宗碧, 徐爱琴, 蔡翔, 等. 黄连素调节 PI3K/AKT/NF-κB 信号通路对慢性湿疹大鼠皮肤损伤的影响[J]. 天津医药, 2023, 51(8): 834-840.
- [16] 张小燕, 赵子赫, 杨磊, 等. 赵炳南凉血五花汤辨治红斑类皮肤病概述[J]. 时珍国医国药, 2022, 33(1): 232-234.

LI Yuanwen's Experience in Treating Eczema by Using Sour-Flavored Herbs

TENG Zhengwen¹, LI Nan², HANG Xiaohan²

1. Dongfang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78; 2. Daxing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Beijing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ummarize LI Yuanwen's clinical experience in treating eczema with sour-flavored herbs. It is believed that most prescriptions and herbs used for eczema are warm-dry or bitter-cold in nature, while sour-flavored herbs, which can nourish *yin* and promote fluid production as well as exert both astringent and dispersing effects, can regulate and counteract the drawbacks of warm-dry and bitter-cold herbs. In clinical practice, for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the following herb pairs are often used in formulas, Wumei (*Fructus Mume*) with Cuchaihu (vinegar-processed *Radix Bupleuri*) to soften the liver, calm internal wind, consolidate the exterior, and relieve itching; Baishao (*Radix Paeoniae Alba*) with Jinyinhua (*Flos Lonicerae Japonicae*) to regulate *qi*, promote fluid production, clear heat, and resolve toxicity; Shanzha (*Fructus Crataegi*) with Huanglian (*Rhizoma Coptidis*) to promote *qi* circulation, dispel stagnation, resolve food accumulation, and clear toxicity; Wuweizi (*Fructus Schisandrae Chinensis*) with Huangqi (*Radix Astragali Mongolici*) to tonify *qi*, promote fluid production, activate *qi* movement, and unblock the collaterals; Lingxiaohua (*Flos Campsis Grandiflorae*) with Honghua (*Flos Carthami*) to clear heat, cool blood, activate blood circulation, and unblock the collaterals. Meanwhile, LI Yuanwe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sour-flavored herbs in external treatment. For eczema, sour-flavored herbs such as Machixian (*Herba Portulacae Oleraceae*), Diyu (*Radix Sanguisorbae Officinalis*), Wumei (*Fructus Mume*), and Mugua (*Fructus Chaenomeles*) are often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herbs that clear heat, resolve toxicity, and eliminate dampness, applying external therap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ke herbal soaking and herbal sealing and wrapping.

Keywords eczema; sour-flavored herbs; herb pairs; treatment of both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s; LI Yuanwen

(收稿日期: 2025-03-25; 修回日期: 2025-06-29)

[编辑: 姜冰]